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館

歷史人物簡介——魯迅

魯迅 (1881~1936)

魯迅，原名周樹人，幼名樟壽，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 1918 年為《新青年》寫稿時開始使用的筆名。1881 年 9 月 25 日(清光緒七年八月初三)生於浙江紹興一個敗落的家庭。

魯迅七歲進本宅私塾就讀[1]，十二歲轉入被稱為紹興全城最為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十三歲那年，祖父因科場作弊案下獄。官府趁機敲詐勒索，父親身患重病，魯迅的家境由小康墜入困頓。在家庭破落的過程中，少年魯迅開始體會到上層社會的虛偽和腐敗。魯迅還一度寄居在城郊的外婆家。在那裡，他結識了很多農民朋友。這段經歷，使他對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有了一定的認識，並為他日後創作以農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奠定了生活基礎。

甲午戰爭之後，洋務派的「新政」徹底破產，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勃興。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現實，激發了魯迅尋求真理的強烈願望。他決心不顧守舊人們的嘲笑奚落，「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2]。1898 年 5 月，魯迅到南京去投考無需學費的學校，進入江南水師學堂，被編入管輪班。11 月，魯迅離開水師學堂，回鄉省親。年底，參加會稽縣試。但魯迅對「博取功名」不感興趣，沒有參加府試。次年 1 月重返南京，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在這所學校，魯迅如饑似渴地學習近代科學知識，並且在下礦實習過程中開始接觸了中國最早的現代產業工人。1902 年 1 月以一等第三名優異成績畢業。

魯迅在南京求學時期，接觸了維新派宣傳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他愛讀《時務報》、《譯學彙編》，盧梭、孟德斯鳩、斯賓塞的著作，林琴南翻譯的外國小說等。他讀完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受到「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等思想的深刻影響，驚慌於亡國的危險，決心奮起圖存。《天演論》中關於發展變化的觀點，又使他感到了鬥爭的意義，增強了前進的信心，從而初步形成了他早期進化論的社會發展觀。

魯迅在礦務鐵路學堂畢業後，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留學。1902 年 4 月，抵日本東京，入弘文學院普通科江南班。在這裡，他結識了許壽裳，此後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當時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分為反清與保皇兩大營壘，魯迅站在反清方面，毅然帶頭剪了辮子。課餘他貪婪地閱讀歐洲各國科學、哲學和文學書籍，迫切地尋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他還經常參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簡介——魯迅

加反清革命民主派的各種集會。為了抗議弘文學院對中國留學生的苛待與侮辱，魯迅跟五十多名同學一度退學。這期間，他編譯了歷史小說《斯巴達之魂》，編寫了論述中國地質和礦產分佈情況的專著《中國礦產志》，發表了科學論文《中國地質略論》、《說鉬》，翻譯出版了科學幻想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

1904年4月，魯迅從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畢業，同年9月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後來在談到學醫的動機說：「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3]

然而，魯迅的美夢很快就破滅了。一次，正值日俄戰爭期間，他在幻燈片上看到中國人被日軍砍頭，圍著看的一群中國人神情麻木。他感到了身為弱國國民的悲憤，從此改變了醫學救國的思想，轉而志向於文學，以拯救中華民族的靈魂為急務。他告別了教學認真並沒有民族偏見的老師藤野嚴九郎先生，於1906年3月重返東京，學籍列在東京德語學校，開始文學活動。

1907年夏，魯迅計畫籌辦文藝雜誌《新生》，作為從事文學活動的第一步，但沒有成功。此後，他撰寫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論文，介紹西方生物進化學說、西方自然科學史和歐洲具有反抗鬥爭精神的所謂「摩羅」詩人，大力進行思想啟蒙工作。魯迅還跟周作人共同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介紹俄國和東歐國家的一些短篇小說，這是他譯介外國進步文學作品的開端。這期間，魯迅同革命黨人陶成章等人時有過從，共談時事，並參加光復會為會員[4]。他還師從章太炎學文字學半年多。

1909年夏，魯迅因家境困難，離日歸國。他先在浙江杭州兩級師範學堂講授化學和生理學，並兼任博物課植物學日文翻譯。因為校長夏震武搞忠君尊孔，魯迅和其他二十幾名進步教師相率罷教，終於迫使這個保守頑固分子辭職。

一年後，魯迅回到故鄉紹興，擔任紹興府中學堂(原名紹郡中西學堂)監學，兼教生物學。課餘輯錄散見於類書中的唐以前的古小說，後定名為《古小說鈞沉》；又輯錄有關會稽的古代歷史、地理逸文，後編成《會稽郡故書雜集》。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簡介——魯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革命軍攻入杭州，紹興人民歡欣鼓舞。在紹興開元寺舉行的迎接光復大會上，魯迅被公推為大會主席，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演。為了教育群眾，穩定局勢，戳穿惑亂人心的反革命政治謠言，魯迅還將紹興府中學堂的學生組成「武裝演說隊」，手持刀槍上街宣傳。紹興光復後，魯迅被紹興軍政分府任命為山會師範學堂校長。這年冬天，魯迅創作了第一篇文言短篇小說《懷舊》。

辛亥革命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曾經以極度興奮的心情迎接這次革命的魯迅，目睹紹興光復後招牌雖換卻骨子依舊的情景，陷入了深沉的失望。為了「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5]，魯迅積極支持南社在浙江的分社——越社創辦了《越鐸日報》。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魯迅應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員。公餘，他往江南圖書館(後稱江蘇省國學圖書樓)輯錄唐宋短篇小說，後輯成《唐宋傳奇集》。5月，臨時政府北遷，魯迅隨教育部前往北京。

臨時政府北遷以後，袁世凱掌控了國家政權，組成北洋軍閥政府，國家形勢日益險惡，魯迅感到極其痛苦。他一度傾心於輯錄、校勘古籍，研究佛學經典，搜集、研究金石拓片。他在孤獨中思索著辛亥革命的教訓，在尖銳的思想矛盾中探尋著國家和民族的新路。他擔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兼教育部僉事期間，在提倡美育、制定注音字母方案、開展通俗教育、籌創京師圖書館和歷史博物館等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魯迅「看見了新世紀的曙光」，煥發出蟄伏已久的戰鬥熱情，發出了勇猛的吶喊。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反專制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此後，他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和胡適等人。

繼《狂人日記》之後，魯迅又發表了《阿Q正傳》等著名小說，1923年8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吶喊》出版。與此同時，魯迅又創作了大量文藝性的論文——雜文，以尖銳、潑辣、生動的戰鬥風格，批判了「節」、「烈」、「孝」等封建禮教，揭露了以「學衡派」為代表的尊孔復古主義，表現出徹底反帝反專制的革命精神，保衛和發展了五四運動的革命成果。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簡介——魯迅

這些雜文，大都收集在《熱風》和《墳》裡。後來，雜文這種文體成了魯迅戰鬥的主要武器，在他一生的文學事業中居於最重要的地位。

從 1920 年秋季開始，魯迅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兼課，講授中國小說史等課程。後來他把講義整理成《中國小說史略》公開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比較系統地論述我國小說發展歷史的專著。至 1926 年止，魯迅先後在北京八所大中學校兼課，成為廣大革命青年景仰的導師。

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成立，革命群眾運動逐漸高漲。1924 年，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革命形勢深入發展，促使「五四」新文化陣營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6]。在這次大分裂中，魯迅跟以胡適為代表的文人進行了堅決鬥爭。雖然他還沒有完全突破進化論觀點的局限，曾一度感到「布不成陣」的苦悶和彷徨，但卻毫不動搖地站在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力量一邊，堅持戰鬥，堅持探索，堅持前進，構成了魯迅這一時期思想的基本傾向。他陸續寫成了後來收集在《彷徨》中的十一篇小說，還寫下了散文詩集《野草》等著作。在雜文集《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中，魯迅對宣揚復古主義的「甲寅派」和以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為主體的「現代評論派」進行了堅定的勦戰。

為了培育文藝新苗，廣泛製造「批評社會、批評文明」的進步輿論，魯迅參加了語絲社，發起並領導了莽原社、未名社，支持和幫助了《晨報副刊》、《京報副刊》、《民眾文藝週刊》、《莽原》半月刊運作，編輯了《莽原》週刊、《國民新報副刊》乙刊等。

以「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為標誌，革命運動在 1925 年至 1926 年迅猛發展。魯迅受到鼓舞，增強了鬥爭的勇氣和信心，勇於站在鬥爭前列，「正視淋漓的鮮血」，「直面慘澹的人生」[7]。他三次為「五卅」慘案捐款，熱情參加了北京女師大學生運動和「三一八」愛國運動。同時，繼續寫作大量雜文及其他作品，包括著名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表現出「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革命精神。

魯迅的英勇戰鬥，使北洋軍閥政府十分忌恨。他的名字被列入了通緝的名單。為了暫避軍閥官僚、「正人君子」們的迫害，並為新的戰鬥做準備，魯迅在 1926 年 8 月 26 日離開北京前往福建廈門，任廈門大學文科國文系教授、國學研究院研究教授，開設「小說選及小說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簡介——魯迅

史」、「文學史綱要」等課程[8]。文學史講稿後來整理成《漢文學史綱要》公開出版。在廈門大學期間，他繼續寫了五篇《舊事重提》，兩篇《故事新編》，一本《兩地書》以及《華蓋集續編的續編》等，共十七萬餘字。他還把 1907 年至 1925 年間寫的二十三篇雜文編寫為《墳》出版。此外，還鼓勵和指導廈門大學學生組織文學團體和出版刊物。同年底，魯迅辭去廈門大學的職務。

1927 年 1 月 18 日，魯迅抵達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就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開設文藝論、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史(上古至隋)等課程，後又被特聘為中山大學組織委員會委員。在廣州期間，中共廣東區委派學生運動委員會副書記畢磊等人跟魯迅聯繫，經常將《少年先鋒》、《做什麼》等黨團刊物贈送給他。魯迅對代表黨團組織跟他聯繫的革命青年特別熱情，多方面對黨團活動予以支持和幫助。

通過在廣州的實地觀察和跟革命青年的接觸交談，魯迅瞭解到由於國民黨右派的叛賣活動而造成的革命統一戰線內部的深刻裂痕，覺察到反革命的陰謀活動也正在暗暗地加緊進行。1927 年 4 月 10 日，在北伐軍相繼攻克上海、南京的歡慶鑼鼓聲中，魯迅以卓越的政治遠見，寫出了《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文章整段地引用列寧的話作為自己立論的指導，要人們吸取歷史教訓，警惕革命的精神從浮華、稀落到消亡、復舊，力戒自高自滿，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永遠進擊，徹底消滅敵人。兩天以後，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證實了魯迅的科學預見。4 月 15 日，廣州軍事當局奉蔣介石密令，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魯迅召集中山大學各主任開緊急會議，跟學校當局展開鬥爭，力主營救被捕學生。4 月 21 日，魯迅憤而辭去中山大學職務，繼續在廣州從事創作和翻譯工作。他在這一時期撰寫的雜文，大都收集在《而已集》中。10 月，魯迅離廣州赴上海。

魯迅在廣州雖然只度過了八個多月，但這一段鬥爭生活對他的思想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後來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9]

魯迅到上海後，與許廣平結為終身伴侶。他跟柔石等革命作家和中國濟難會等革命團體密切聯繫。還結識了日本友人內山完造，與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從此，他決定全力以赴從事文學創作。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歷史人物簡介——魯迅

魯迅在上海定居不久，就跟創造社、太陽社展開了一場關於「革命文學」問題的論爭。在論爭過程中，魯迅聯繫中國革命的實際與自己的思想實際，認真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逐步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對他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共產主義者，具有重大的作用。他說：「馬克思主義是最明快的哲學，許多以前認為很糾纏不清的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看，就明白了……」[10]在1928年和1929年，他用很大的精力翻譯文藝理論著作，主持出版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他翻譯的普列漢諾夫《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文藝與批評》以及俄共(布)中央《關於文藝領域上的黨的政策》，都曾編入這套叢書。他除曾一度主編由北京遷往上海出版的《語絲》週刊外，還跟郁達夫合編《奔流》月刊，大力介紹外國的文藝創作和批評，譯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魯迅還說明柔石等人組織朝花社，介紹蘇聯和其他國家進步作家的文學作品和版畫藝術，先後出版了《朝花週刊》、《朝花旬刊》和《藝苑朝華》。他在這一時期撰寫的雜文，編入了《三閑集》。

國民黨當局在對江西革命根據地發動軍事「圍剿」的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發動了大規模的文化「圍剿」，向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作家發起進攻。1930年2月，魯迅參加發起了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統治為綱領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成立，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的革命作家及其他進步作家結合在一個革命文學陣營之內共同戰鬥。他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向革命作家提出了戰鬥的要求，指明了當前戰鬥的方向。他被選為「左聯」常務委員，並親自編輯「左聯」機關刊物《萌芽》、《文藝研究》等。他率領廣大左翼文藝戰士，對買辦資產階級的文學團體「新月派」、對國民黨特務策劃鼓吹的「民族主義文學」進行了英勇的鬥爭，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運動的主將。9月，「左聯」在上海為魯迅舉行五十壽辰慶祝會，祝賀他在開創和發展中國革命文學運動中的光輝業績。

左翼文藝運動的深入發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恐懼。1930年春，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以「墮落文人」的罪名通緝魯迅。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五位青年作家被秘密殺害，傳聞將搜捕魯迅。白色恐怖籠罩上海，魯迅被迫離開寓所去別處暫避。不久，他衝破國民黨當局的嚴密封鎖，在「左聯」的秘密刊物上發表文章紀念戰死者，並撰文在國外報刊上揭露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這年9月，發生「九一八」事變，中華民族處於危亡時刻。魯迅撰寫了一系列犀利的雜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國民黨奉行的「不抵抗主義」。這兩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簡介——魯迅

年間的三十七篇雜文和一篇譯文，收集在《二心集》中。

1932年初，上海爆發了「一二八」抗戰。魯迅和茅盾等四十餘人聯名發表《上海文藝界告世界書》，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同年，魯迅會見從蘇區來上海的紅軍將領陳賡，向他瞭解紅軍反「圍剿」和蘇區人民的生活及文化建設等情況，很受鼓舞。

1931年至1933年期間，魯迅與瞿秋白從通信、見面到結為知己。瞿曾三次在魯迅家暫住，以避敵人的追蹤，得到魯迅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許多關照。他們在思想文化戰線上並肩戰鬥，卓有成效地領導了左翼文藝運動，並一道構思和寫作了一批批判資產階級文藝理論和揭露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雜文。瞿秋白高度評贊魯迅的雜文，1933年4月親自編選《魯迅雜感選集》，選收魯迅1918年至1932年間的雜文七十四篇，並撰寫序言，深刻論述了魯迅的思想和創作，明確指出：「我們應當向魯迅學習，我們應當和他一同前進。」[11]

1933年1月，魯迅擔任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的執行委員。他不顧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種種迫害，參加營救陳賡、羅登賢、廖承志等共產黨人的活動；並跟宋慶齡等人一道赴德國駐上海領事館，遞交反對希特勒法西斯暴行的抗議書。6月18日，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暗殺了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銓。魯迅冒著極大的危險，親赴萬國殯儀館為楊銓送殮。9月，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在上海秘密召開遠東反戰會議，魯迅被推為名譽主席團成員。同年，魯迅會見了英國著名作家蕭伯納和美國進步記者斯諾，並參與發起為被害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遺族募捐活動。

在同形形色色的敵人和思潮作鬥爭的過程中，魯迅用各種筆名寫作了大量戰鬥的雜文。這期間，魯迅著重批判了鼓吹「文藝自由」論的「自由人」胡秋原和打著「第三種人」旗號而後來當了國民黨書報審查官的蘇汶(即杜衡)，有力地回擊了他們在超階級文藝觀幌子下對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進攻。魯迅把1932年至1933年寫的雜文，編集在《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和《准風月談》中。

蔣介石在1934年瘋狂發動第五次「圍剿」的同時，又鼓吹以所謂禮義廉恥為準則的「新生活運動」，再次掀起尊孔讀經的狂潮。文化教育界的尊孔復古派蠢蠢欲動，重彈「文言復興」的老調。於是文言與白話的爭論復起，並由此引起了一場關於大眾語的論爭，成為當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簡介——魯迅

時文化「圍剿」與反「圍剿」鬥爭的一個側面。魯迅堅持中國語文的改革和文藝大眾化的方向，8月作《門外文談》，對這場論爭作了科學的總結。同時，魯迅作《答國際文學社問》，先後發表于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國際文學》和蘇聯《真理報》，向全世界宣示了自己對新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並且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一定要實現的堅強信念。他把這一年在反革命文化「圍剿」中寫下的戰鬥雜文，編為《花邊文學》和《且介亭雜文》，指出這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12]。

中共中央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發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鬥號召。10月，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陝北。魯迅十分興奮，請美國朋友史沫特萊托人經巴黎向中共中央拍賀電，說：「在你們身上，寄託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魯迅還冒著危險，保存了方志敏就義前寫給中共中央的信和獄中所著《可愛的中國》、《清貧》等手稿。這批珍貴的革命文物，後來由其他同志妥善轉交給了中共中央。魯迅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當局掀起的尊孔逆流，對於林語堂、周作人等人提倡所謂抒寫「性靈」的閒逸小品以麻痺人民意志的行徑，繼續進行了堅韌不拔的鬥爭。這些戰鬥的雜文連同這一年的其他短文共四十八篇，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出版。

為開創和發展中國的革命文學運動，魯迅還以很大的精力從事翻譯、介紹外國的進步文學作品的工作。蘇聯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毀滅》是他在1931年8月譯出的，在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在1935年至1936年最後戰鬥的時刻，還不知疲倦地翻譯了高爾基的《俄羅斯童話》、果戈理的《死魂靈》等名著。魯迅寄無限深情和希望于革命文學青年，從各方面熱忱關懷和積極培養他們。他到上海後雖然離開了教育崗位，但是仍然關心教育戰線的鬥爭和青年學生的成長，多次應邀在上海、北京的大學講演並熱情接待來訪的青年，回答青年們在數以千計的來信中提出的種種問題。越來越多的革命青年聚集在魯迅的周圍，把魯迅視為自己尊敬的良師益友。魯迅十分熱心地提倡戰鬥的木刻藝術，指導青年組織木刻團體從事創作。1931年8月，還曾舉辦木刻講習班，請日本美術教員內山嘉吉講授木刻技法，自己親自翻譯。以後又陸續舉辦展覽，編印畫集，介紹外國優秀的版畫藝術作品，成為我國新興木刻運動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1936年，魯迅雖然身患重病，但仍以「與其不工作而多活幾年，倒不如趕快工作少活幾年」的奮鬥精神堅持戰鬥。2月，他轉交了中共北方局跟黨中央接關係的信件。4月底，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叢
書

歷史人物簡介——魯迅

他會見了受黨中央之命由陝北來上海的馮雪峰，興奮地聽取馮介紹紅軍長征的經過及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6月9日，他抱病口授《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馮雪峰筆錄)，反擊託派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誹謗誣衊。他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13]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他重申：「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同時，他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他賦予這一口號的含義是：一、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二、但在文學問題上仍可以互相批判；三、在文藝界的統一戰線中，絕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14]。為了表達對中國共產黨的親切感情，他還托人將火腿等禮品贈送給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負責同志。

這一年，魯迅還親自編輯出版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蘇聯版畫選集》等書籍。他滿懷深情地將瞿秋白翻譯的論文和文學作品編成《海上述林》，親自為之作序出版，以此作為對亡友的紀念，並向敵人示威。他本年撰寫的三十五篇雜文，後編為《且介亭雜文末編》出版。這是他留下的最後一本雜文集。

1936年10月19日，魯迅與世長辭。蔡元培、馬相伯、宋慶齡、毛澤東、內山完造、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三組成治喪委員會。上海各界人民紛紛赴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遺容。22日，二萬餘人送殯。魯迅遺體安葬于虹橋萬國公墓。1956年，魯迅墓遷移重建於上海虹口公園。

魯迅戰鬥的一生，為祖國和人民留下了七百餘萬字的著譯，加上日記和書信，約一千萬字以上。其中包括雜文集十六本，小說集三本，散文詩集一本，回憶散文一本，輯錄、校勘後公開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集五本，中國古典文學史論著兩本，現存書信一千四百余封，以及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的日記(其中1922年佚)。這些作品，反映了中國人民從20世紀初年到30年代的鬥爭生活。此外，他翻譯介紹了十四個國家近一百位作家的文藝理論著作和文學作品，編印成三十三個單行本，總字數超過二百五十萬，促進了中國跟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

1938年，《魯迅全集》二十卷本編印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魯迅的著作和譯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文
景
書

歷史人物簡介——魯迅

作，分別編為《魯迅全集》(十卷)、《魯迅譯文集》(十卷)以及《魯迅日記》、《魯迅書信集》出版，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重新注釋的《魯迅全集》(十六卷)也於魯迅誕辰一百周年時全部出齊，新版《魯迅全集》(十八卷)於2005年出版。北京、上海、紹興、廣州等地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在國家文物局、社會科學院和一些高等學校成立了研究魯迅的專門機構。魯迅的作品在全世界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今已有三十多個國家用五十多種語言文字出版了他的作品，不少國家還出版了他的傳記和研究論著。

作者：陳漱渝

註腳：

- [1]《朝花夕拾·五猖會》，《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 [2]《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
- [3]《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
- [4]許壽裳：《魯迅先生年譜》，見《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林辰：《魯迅事蹟考》，開明書店1949年版。
- [5]《集外集拾遺·〈越鐸〉出世辭》，《魯迅全集》第7卷。
- [6]《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卷。
- [7]《華蓋集續編·紀念劉和珍君》，《魯迅全集》第3卷。
- [8]《廈大週刊》第168期(1926年10月28日)。
- [9]《三閑集序言》，《魯迅全集》第4卷。
- [10]李霽野：《紀念魯迅先生》，陝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 [11]《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學卷》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
- [12]《且介亭雜文序言》，《魯迅全集》第6卷。
- [13]《且介亭雜文末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魯迅全集》第6卷。
- [14]《且介亭雜文末編》中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及《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魯迅全集》第6卷。

攝錄：李新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人物傳》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